

讲故事

5



JIANG GUSHI

一只手表····· 志坚 创作

积肥迷····· 沈伯新 创作

李三宝比武····· 陈增智 创作

小雁放鸭····· 马春阳 原作

接班····· 宋大三 创作

讲故事

· 月刊 ·

第五辑

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：文3189 开本787×1092毫米 1 1/4印张 字数24,000

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9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052 定价：0.09元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紅領巾故事團

上海市閘北區少年宮有一個紅領巾故事團，是由五十多個少年組成的。兩年多來，他們學會講二十多個回憶對比、階級鬥爭和好人好事的故事，在今年的前十個月中，就在學校、公園、里弄，講了一百二十多次。紅領巾故事團的活動，在豐富少年兒童的文化生活和擴大校外教育陣地方面，發揮了一定的作用。

(徐 律)



上图：紅領巾故事團的指導員在國慶節前指導小故事員講《當場看顏色》。

中图：小故事員經常到里弄中去，給小弟弟小妹妹講故事。

下图：和園路小學的小故事員在校外小組給同學講故事。

(金寶源攝影)

故事活动日



上海市闸北区永兴路第二小学，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开始，全校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，定期举行故事会，并积极培训小故事员。到今年六月，共讲了《血泪斑斑的罪证》、《墙的秘密》、《二十响的驳壳枪》等三十八个革命故事，听众达六千六百多人次。讲故事活动已经成为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。

(李銑娥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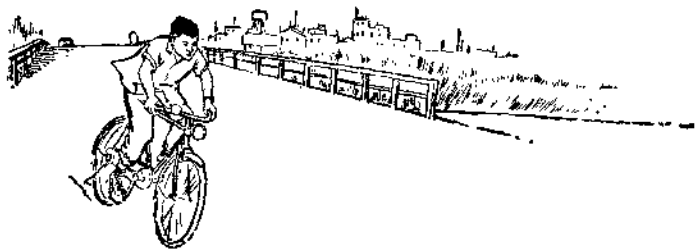
上图：到了故事活动日，学校就排出故事节目的海报。

中图：教师故事小组的教师给小故事员示范讲演《放假第一天》。

下图：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给一、二、三年级学生讲《当场看颜色》。

(金宝源摄影)





一只手表

川沙县 志坚 贾华

八月里的一个晚上，十二点钟敲过之后，浦东大道上来往的汽车不多了，乘凉的人也都已经回到家里去，四周围静悄悄的。

这时候，的铃铃，的铃铃，一个人骑了自行车过来。这个人是炼油厂工人，姓陈名叫建国。这天晚上他做夜班，在厂里搞一项技术革新，下了班骑车回家，一路上边踏边想，忽然又想出一个好图样来，心里一高兴，脚上就添了力气，呼——，把车子踏得飞快，他想早点回到家里，好把刚刚想到的图样画出来。想不到他踏上九号桥，正要往前面冲，突然发现前面路中心有两个人，背朝着他蹲(dūn)在一辆拖车

旁边捡东西。卡，一个急煞车，他差一点从车上攒下来。可是车子的速度实在太快，九号桥的坡度又大，车子煞不住，还是东摇西晃地往前冲去。眼看车子就要撞着那两个人了，陈建国咬紧牙关把龙头一别，哐啷当，连车带人撞在路边的一棵树上。

那两个人为啥蹲在路中心呢？原来他们是富强公社前进大队的农民，为了让市区工人兄弟吃到新鲜蔬菜，半夜送菜上市。他们来到九号桥头，一不当心翻了车，鸡毛菜、茄子、豇豆、番茄撒了一地。他们正在忙着拾菜，也就没有注意到桥上有车子过来，直到听得一声哐啷当，才直起腰来。“哎呀，这位同志为了我们跌了一交。”他们一边喊着，一边跑过去扶他。“同志，真对不起！痛吧？”陈建国说：“没啥，脚上碰了一下，不要紧。”他站起来一看，车子脱了链条，龙头歪在一边，倒也没有损坏，放了心。他再掉头一看，才看清楚拖车旁边，满地撒的菜，赶紧把车子往树上一靠，二话不说就动手帮两个农民拾菜，拾好菜又帮他们装车，装好车又一起把车子推过桥去。他这才回过头来把车子的链条装好，把龙头扭正，骑了车子回家，连夜把图样画了出来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陈建国原可以在床上多休息一会，可是他无论如何睡不住，清早起来急急忙忙划了几口咸泡饭，带了图样就往厂里跑。他跟自己的爱人说，这两天可能住在厂里，不一定回来，不用等他。

陈建国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小英，今年十二岁，在小学里读五年级，是少先队的中队委员。小英今天不上学，拎了一只竹篮去买菜，走过九号桥，向西转弯，到了菜场，不多一歇就买了回来。“姆妈，我买的鸡毛菜，还有半斤肉，五个鸡蛋。”小英妈说：“蛮好！小英呀，你把鸡毛菜拣拣清爽，中午我们烧菜汤面吃。”“噢！”小英一边答应，一边将菜朝桌子上一倒，正要动手拣菜，忽然看见菜里面有个东西，亮晶晶，亮晶晶，拨开菜一看，就哇啦哇啦喊起来：“姆妈，姆妈，鸡毛菜里有只手表！”小英娘急忙跑来一看，真的是一只崭新的上海牌手表。这只手表配着一根不锈钢的表带，表带上一根搭纽的弹簧松掉了。小英娘说：“小英，快点去还给人家，人家丢掉手表，真要急死了。”“去还给啥人呀？”小英倒先急起来了，她想了一想：“噯，手表裹在菜里，一定是菜场里的叔叔阿姨丢掉的。”小英拿了手表，就一口气跑到菜场，把手表交给菜场办公室。可是菜场里的人，一个也没有丢掉手表，菜场办公室只好在黑板上写个启事，让人家来领。

这一天过去之后，又过了一天，到第三天清早，陈建国回到家里，一进门就问小英娘：“你们找到个手表吗？”小英娘说：“找到的。”“喲，害得我急死！手表呢？”“你急点啥？我老早就叫小英送到菜场去了。”“啥？送到菜场去了？”“噢，人家的东西当然要还给人家嘛。”这句话弄得陈建国糊里糊涂。“小英娘，到底是怎样一桩事情，你讲讲明白。”于是小

英娘就把小英怎样拾表送表，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陈建国才知道这当中有一场误会。“小英娘，你跟小英做得真对！不过我刚刚问的是自己的手表呀！”“啥，你的手表？”“丢掉了。”“啥时候丢掉的？”“嘿，我要是知道它啥时候丢掉，它就丢不掉了。星期天我离开家，到了厂里，有人问我几点钟，我一看嘛，才知道手表不见了。我还以为丢在家里呢。”小英娘一听，也急起来了，就跟陈建国一起找手表。两个人从客堂找到卧室，从床上找到地上，梳妆台、五斗橱，只只抽屉翻过，件件衣裳的袋袋摸过，结果还是找不着。两个人找得衣裳湿透，登，一起坐在床沿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正在这时候，小英从菜场买菜回来，一边跑，一边喊：“姆妈，姆妈——噢，阿爸回来了。姆妈，我前天送去的手表，到现在还没人去领呢！”小英娘一听，心里别地一跳，对小英说：“小英，我们到菜场去认认看。”小英一听呆住了：“姆妈，人家的手表……”“哎呀，你阿爸的手表丢掉了。”“阿爸的丢掉了，也不能把人家的领来啊！”陈建国就问小英那只手表的牌子、花样。他听小英说表带搭纽的弹簧松掉了，就说：“我的表带是有这个毛病的。我去认认看，是我的顶好；不是我的，当然不会去冒领了来。”

陈建国说完话，马上推了自行车出门去，等他到了菜场，手表已经不在了。是不是人家领去了呢？不是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：菜场办公室看看这只手表两天没人来

王(81) 讲故事五

领，一研究，认为十之八九是送菜来的农民掉的。查了一查，那天的鸡毛菜是富强公社前进大队送来的，就叫营业员小王骑车子把手表送到前进大队去。小王前脚出，陈建国后脚进，两个人正好当面错过。

菜场办公室的同志听陈建国一说，连忙伸手往外一指：“喏(nuò)，喏，我们的小王刚走，快，快，你快去追吧。他穿的白背心，5号！”陈建国跳上车子就追，追了一段路，远远地看见前面一辆车子，骑车的人正是穿的白背心。陈建国脚上加油，把车子踏得像摩托车一样，不知道的人还当是自行车比赛呢。陈建国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，已经看清楚前面那个人的背心上红艳艳的一个“5”字了。碰巧，对面走来个人：“哎呀，老陈，长远不见！”陈建国一看，那个人是兄弟厂的革新能手，过去在一起参加过革新经验交流会。他马上跳下车来，就在路边跟那个人谈论这几天的一项革新，越谈越起劲。等到谈好，已经是十点多钟了，还用说，那个小王老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陈建国只好回到菜场，留下个地址，骑着车回到家里去，准备睡一会儿，再去上班。

现在再说菜场的小王同志，他到了前进九队一问，知道那天的菜是赵家生产队的，就拐到了赵家生产队。赵家生产队的队长是个热心人，虽然没有听说过社员丢掉手表，还是陪了小王一家一家问过去，最后问到那天送菜的两个农民。他们也说没有丢掉手表，后来其中一个用手在大腿上

一拍，说：“喔，想起来了！这只手表一定是前天晚上帮我们拾菜装车的工人同志丢掉的。我当时好像看见他手上带个手表哩。”

这两个农民跟了小王来到九号桥，再把当时的情况照样表演一番，这一来，失主是肯定了，但是一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二不知道他的地址，到哪里去归还这只表呢？三个人正在为难，小王远远看见了一个熟人——此地派出所的张同志，就招手叫他：“张同志，你来，这件事情要你帮忙！”张同志从两个农民嘴里问清楚了那个工人的身材、面貌、年龄、口音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，我有点数了！我保证能够找到这个人。”三个人放了心，就把手表交给张同志。

张同志一走，小王一定要留两个农民吃午饭，两个农民推让不过，只好答应，就跟了小王走过九号桥，正要往西转弯，忽见对面有个人慢腾腾地踏了车子过来。两个农民瞪大眼睛一看，跑上去一把抓住他，对小王说：“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！”不错，这个人就是陈建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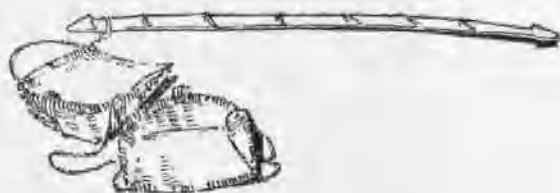
陈建国听小王把情况一说，心里十分感激。四个人又回过头来，定过九号桥，跑到派出所，一问，张同志还没有回来。陈建国听说小王和两个农民跑了半天还没有吃午饭，就拉了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吃饭。他自己也饿得肚皮咕咕叫了。他们刚定近门口，小英娘正走出门来：“你刚刚回来呀？派出所张同志老早就送手表来了。”这时候，张同志呼地

从屋子里冲出来：“老陈，我就知道是你。”他伸手就把手表递过来。陈建国暂时不接手表，说：“张同志，慢来，你先看一看，我在表壳上刻了个号码 234，对吧？”张同志朝表壳上仔细一看，正对，这三个号码字刻得又深又细。手表回到了陈建国手里，霎(shà)时间响起一片笑声。

陈建国朝手表左看右看，心里说：“手表呀，手表，你在这短短的两天当中，经过了多少人的手，跑了多少地方了呀！”这时候，手表滴答滴答滴答……好像在回答陈建国的话：“陈建国同志，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，哪怕周游全国，经历更长的时间，经过更多人的手，我还是会回到你的手上来的！你看，我这次接触到了多少具有雷锋精神的人啊！”



刘文旗插图



积肥迷

松江县 沈伯新 宛世照

东风公社英雄大队积肥队长阿忠，今天一清早起来，尽催阿忠嫂快到镇上去买两斤肉，打一斤酒，外带木耳、金针、开洋、细粉条。阿忠嫂笑嘻嘻地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！你昨天都说过一百遍了。老实说，我也跟你一样着急。人家第一次上我们家来，我还没见过面呢。再说呀，他是送经上门，还能不好好招待招待？”她拎起菜篮，三脚两步就走出门去了。

你说阿忠夫妇为什么这样高兴？到他家来的是什么样的客人？这客人呀，就是积肥迷阿祥。阿祥在跃进公社，离阿忠家有二十多里路。阿忠到县里开会的时候，跟阿祥见过面，两个人很谈得来。最近阿祥成了全县的积肥模范，阿忠心想，我这个积肥队长得向阿祥好好地取取经，就写了一封信，说自己要到跃进公社看他去，没想昨天下午接到阿

祥的回信，说今天要上阿忠家来。你说阿忠家里怎么不要像办喜事一样？

阿忠傻一走，阿忠就忙起来了，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桌子板凳揩得清清爽爽，然后换了一身衣服，急匆匆跑到村口，伸长头颈向东边望去。望了好半天，只见远远走来一个人。他本想迎上去，可是手搭凉棚这么一瞧，不对呀，那个人肩挑一副粪筐，手提一把粪叉，不像是阿祥。哪有上人家作客挑粪筐的？阿忠只好回过头来，坐在路边，掏出烟袋，装好了烟，正要点火，忽然听得前边一声喊：“阿忠，我来啦！”阿忠赶紧抬起头来，瞧，朝着自己走来的可不就是阿祥老阿哥，挑粪筐的正是他！

阿忠马上站起来说：“哎呀呀，老阿哥，你这个积肥迷，真是名不虚传哪！出门作客也丢不下粪筐。”阿祥不等他说完，就把扁担托在手里，交给阿忠：“顺船带顺货嘛！老阿弟，我这次



来，别的东西一概不买，喏，就送你这半担粪。”阿忠接过来一看，好啊，粪筐里开了百货店，半粪、人粪、狗粪、鸡粪，花色齐全。他忍不住连声叫好：“老阿哥啊，我真得拜你为师了。这半担粪嘛，是礼重人情重。让我下到我们大队的试验田里去。”阿祥说：“好！那就不必住家里挑了，干脆就上试验田去。”于是阿忠挑了粪筐，阿祥跟他一起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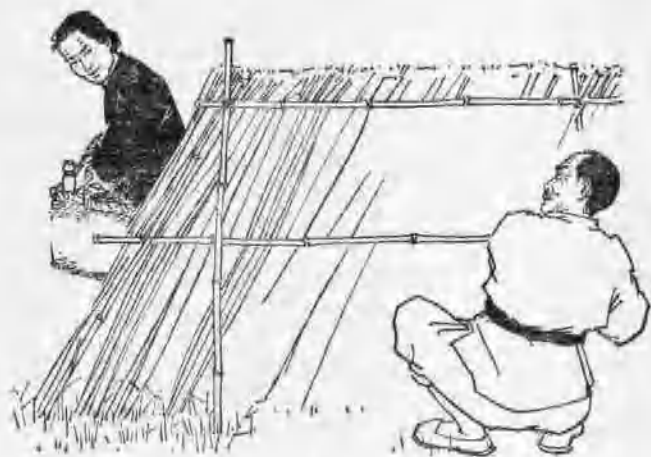
阿忠说：“老阿哥，今年你积了多少肥了？”阿祥撑开五个手指，翻了两次，嘿，两百担。真不简单哪！他们两个，一个忘了是客人，一个忘了是主人，一路走，一路谈起积肥经验来。阿祥说他积肥是“水陆并进”：陆地以拾粪为主，除了人粪以外，还包下牛屁股、鸡屁股、鸭屁股、狗屁股；水里是芝草、扁芝草、浮漂草、水草、杂草，再加河泥。阿忠一边听，一边点头，心里也就把自己队里的积肥计划想定了。

到了试验田，两个人一起把粪下好。这时候，阿忠可急着要回家了，米要淘，水要挑，等阿忠嫂一回来就好做饭烧菜。阿祥却不慌不忙，这边望望，那边瞧瞧，看见庄稼长得好，就伸出大拇指来，不住声地称赞：“你们东风公社真行哪！我这次来可真是借东风了！”忽然，他指着大路前边问：“阿忠，前面一个六角亭里，坐了不少人，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噢，那里是渡口，那些人是等摆渡的。过了河，走两三里路就到了镇上了。”阿祥点点头说：“时候还早，我们到渡口去转一转。”他们走到渡口，阿祥看了一下，忽然叹了一口气。阿忠

一听，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“老阿哥，你是不是不大舒服？”“身体蛮好！”“那你为什么叹气？”阿祥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看六角亭边这一小块稻苗叶子发焦，就因为肥料太多了。等摆渡的人都往这一小块稻苗上拉屎拉尿呐。要是在这里搭个厕所，保险一天能积一担肥。”阿忠听了这话，真好比吃了萤火虫，心里亮堂堂：“好，好！”阿祥马上说：“说搭就搭，我在这里等着，你去拿点竹竿、草帘来。”阿忠本来想请他先到家里坐坐，可是见他这样热心，也不再说话了，马上就往队里跑，不多一会儿就背来了一捆竹竿，几张草帘，还有草绳、麻绳。阿祥说：“搭棚的事我包了，你再跑一趟，弄点三合土来。”阿祥说着就动手搭棚，阿忠登登登又往队里走去了。

这时候，渡船从对岸撑过来，有的提，有的挑，都是从镇上回来的。其中有一个妇女拎着一只菜篮，穿过六角亭，一眼看见一个陌生老头儿在横七竖八地搭棚，心里有点疑惑，就问：“你这位老伯伯在做什么？”“搭厕所？”“搭厕所做什么？”“这还用问？积肥嘛！”这个妇女一听：好办法！这个渡口我常来常往，怎么就没想到。她再把这个陌生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又问：“那么，老伯伯，你是哪个大队的？”“不远，打雷都听得到，东边的跃进公社。”“什么？你跃进公社的人，到我们东风公社来搭厕所做什么？”“嘿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搭厕所为了积肥，积肥为了超千斤，这还不好？”“不可以，不可

以，这是东风公社英雄大队的地界。”“哦，你说了半天，原来是在划地界呀？你这位嫂嫂，你这叫‘脚站家门口，眼看脚趾头’。现在嘛，大家搞的是社会主义，得‘脚站家门口，眼看天安门’哪！”这个妇女见他不肯让步，就不客气了：“噢，你道理一大套，说来说去，还是要把我们的肥料弄走，不顾人家，只顾自己……”阿祥一听，这几句话说得不轻，本该跟她辩个清楚，不过现在还是搭棚要紧，所以他把嘴一闭，再不作声。这个妇女见他不理不睬，倒真的发起火来了：“你呀，我看真是个本位主义。你听好了，厕所由你搭去，出粪就是我们的事了。”阿祥听了觉得好笑：我是“本位主义”，那你是什么呀？他点点头说：“你们英雄大队来出粪？好，蛮好！”这



个妇女以为阿祥在说反话，真是火上加油，可是又找不出话来讲，正楞着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阿忠挑了一担三合土来了。她马上迎上去：“老头子，客人来了没有？你不在家里等客人，挑三合土来做什么？”原来这个妇女就是阿忠嫂！阿忠一听就反问她：“那你呢？买好菜不快点回家去，倒在这里东张西望？”阿忠嫂把手一指，对阿忠说：“你看这个人有没有道理，跃进公社的人跑到我们地界来搭厕所。”阿忠一听嘛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个就是阿祥老阿哥，积肥迷，全县的积肥模范。他一路来拾了半担粪，刚刚下到大队试验田里去了。这不，茶没喝一口，烟没抽一袋，又忙着帮咱们大队搭厕所了！”阿忠嫂一听，羞得脸盘绯红(fēi-hóng)，忙走过去说：“哎呀，老阿哥，你别见怪！我真的是‘脚站家门口，眼看脚趾头’了，只想到自己的大队……”阿祥也万万想不到在这里碰上阿忠嫂，还不轻不重地吵了一架，也觉得不好意思：“阿嫂，也怪我没说清楚。不过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得‘脚站家门口，眼看天安门’哪！”阿忠又好气又好笑，对阿忠嫂说：“你看你，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快回去做饭。”阿忠嫂说：“你看你，老阿哥刚刚走到，你也不让他到家里去先歇会儿，就让他……”阿忠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你快走吧！你把菜烧好，酒烫热，我们完了工就来。”阿忠嫂嗤的一笑，说：“你跟了老阿哥，也成了积肥迷了。”

以 冰整理 毛墨梅插图